

东京 北京 达喀尔 三“奥”扎堆 应“运”筹谋

北京时间4月1日,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达喀尔青奥会接连举行,对于国际奥委会是一个巨大挑战。

鉴于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及相关各方宣布,东京奥运会新的举办日期为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残奥会为8月24日至9月5日。这意味着,东京残奥会结束5个月之后奥运圣火将马不停蹄来到北京,北京冬奥会将于2022年2月4日开幕。而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之后,达喀尔夏季青奥会将于2022年10月22日开幕。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因为东京奥运会在2021年结束不久,北京2022年冬奥会、达喀尔2022年青奥会也正在来临。”巴赫说,“我们在几个月后才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员工正在努力工作,寻找一种最可行的组织方式。目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员工需要在家办公,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难度。”

对于北京冬奥组委来说,评估东京奥运新日期带来的影响,确保北京冬奥会取得成功,是当务之急。



“东京奥运会、残奥会确定了新的开幕时间,我们将面临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连续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特殊局面。”北京冬奥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根据最新确定的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举办时间,具体评估其对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带来的影响。我们将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和奥林匹克大家庭各成员共同努力,妥善做好各方面应对,进一步

做好各项筹办工作。我们相信东京和北京的奥运会、残奥会最终都将取得成功。”

三“奥”扎堆,应“运”筹谋。巴赫表示,这需要各方的“牺牲与妥协”。他说:“这如同一个巨大的拼图游戏,每一块拼图都需要合适。如果你抽走了其中一块,整个拼图就被摧毁了,因此一切都必须整合在一起,一切都很重要。” (东番)



中国篮协助力新冠肺炎防疫工作,主席姚明3月31日带领篮协部分工作人员,来到了北京东直门献血站,参加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援防疫工作,体现了中国篮球人的担当。献血之后,姚明开心地展示给自己的“感谢状”和献血证。 新华社发

射击奥运席位有望项目交换

北京时间4月1日,中国射击队表示,根据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提交的“交换和再分配”奥运席位的方案,中国射击队奥运席位项目交换有望实现。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东京奥组委、东京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宣布推迟后的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是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

虽然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但国际射击运动联合会确认,已获得的东京奥运席位依旧有效,并就后续奥运资格分配等问题进行了说明。

国际射联在声明中介绍,由于2020年举办奥运资格赛的概率极低,国际射联已提请国际奥委会,采用2017年制定的规则,以截至2020年5月31日的世界排名为依据分配12个席位,(除3个混合团体项目之外)每小项一个。其他剩余的16个席位属于欧洲区,相关资格赛可以在2021年进行。

声明还表示,国际射联已提交了“交换和再分配”奥运席位的方案,将等待国际奥委会批准。

从2018年韩国世锦赛到2019年8月底的世界杯里约热内卢站,中国步枪项目提前夺得了满额的20个奥运席位。而在飞碟项目中,中国队目前拿到了包括女子多向、女子双向各两个席位和男子多向一个席位,男子双向没有拿到席位。

“考虑到会有兼项,我们希望能够用步枪或手枪的一个奥运席位交换到一个奥运飞碟男子多向席位,这样既保证步枪满额参赛,还可以派出满额的两对选手参加飞碟多向混合团体的比赛。”中国射击队相关负责人说,“根据国际射联‘交换和再分配’的方案,奥运席位项目交换有望实现。” (东番)

长春女足“康复大管家”

北京时间4月1日,长春大众卓越女足俱乐部宣布,巴西女足首席康复师凯瑟琳加盟球队,成为长春女足的“康复大管家”,未来她将致力于球员预防受伤和伤后康复工作。

凯瑟琳出生于1988年6月9日,是圣保罗体育大学康复专业教师、巴西女足首席康复师,有着丰富的运动员康复经验。为了让外援和国内球员预防受伤及受伤后更好地康复,长春女足不惜重金邀请凯瑟琳,她的加盟也充实了球队的医疗保障团队。

巴西女足是世界足坛上的一支劲旅,至今仍有数名现役“高龄”球员。在凯瑟琳眼中,康复对延长她们的职业

生涯起到积极作用。

在长春女足阵中,凯瑟琳并不会感到陌生,副队长拉斐尔是她的巴西老乡。拉斐尔因伤错过了2019年女足世界杯,让这位后防核心保持健康,也是凯瑟琳的重要工作。“拉斐尔每天的训练康复都让她变得更好,我会把她恢复到110%的竞技状态。”凯瑟琳说。

据悉,3月31日在结束了昆明当地防疫部门规定的指定地点隔离期后,凯瑟琳已与长春女足汇合。在昆明隔离期间,凯瑟琳感受到了长春女足家庭般的温暖。“大家每天都嘘寒问暖,对我非常照顾和关心,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她说。 (葛柔)

德国运动员忧心“钱”途

的健康,在情绪上和财务上,都对我产生影响。我必须保证自己维持生活的能力。”

未来一段时间里,运动员因停赛会面临没有奖金的问题。雪上加霜的是,疫情可能还会让奥运选手面临赞助商流失的问题。通常运动员赞助合同与奥运周期同步,东京奥运会延期后,一些运动员担心赞助商是否会延

续合同。很多业余运动员还担心找不到兼职工作,收入下降会影响自己的体育生涯。

里约奥运会男子标枪冠军、德国名将托马斯·罗哈勒说:“我生活在未知中,短期内没有出国训练比赛的机会了,这会导致收入减少。和足球运动员不一样,我没有就业合同,相当于自由职业者或个体户吧。” (迟暮)



凯瑟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国体育赛事陷入停滞。目前运动员无法参加比赛,甚至不能保证训练,同时面临薪酬降低,赞助商解约的经济困境,不少德国运动员表达了对未知前景的担忧和焦虑。

德国3000米障碍赛选手盖萨·克劳斯说:“从钱的角度来看,现在状况很糟。我们必须关注如何获得一些补偿。”

22岁的德国万米长跑运动员阿琳娜·雷说:“疫情让我不仅担心自己